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的天性: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王强编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1

ISBN 7-80109-279-1

I. 人…

II. 王…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7830 号

人类的天性

王强 编译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冠英园西区 22 号(100035)

电 话:66560272(编辑部) 66560273 66560299(发行部)

h t t p://www.cctpbook.com.

E - mail: edit@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330 千字

印 张:13.125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1.00 元

目录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借刀杀人.....	1
警官的副业	6
顶尖高手.....	17
死亡花朵.....	28
真真假假.....	35
失踪的钱.....	45
生日杀手.....	57
自作自受.....	71
临死前的推理.....	85
我永远是大老板.....	91
该死的是你	94
敲诈.....	102
钻石与气味.....	108
琳达.....	115
宠物公墓.....	125
向自己说再见.....	132
先下手为强	136



目 录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雾中陌生人	139
邻家的秘密	148
奇怪的律师	156
可怕的枪声	165
窃贼.....	175
死里逃生.....	185
黄裙子.....	197
人类的天性	206
小佛像.....	215
星期五吃肉	226
黑吃黑.....	237
死亡天使.....	253
陷阱.....	257
一箭双雕.....	265
背叛.....	272
连环套.....	278
致命的信.....	286

目录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私人侦探.....	291
锁匠的一天.....	304
丈夫的赌注.....	313
醉鬼.....	320
风流韵事.....	326
宴会与谋杀.....	334
北非黄昏.....	344
捐款.....	352
自杀的遗书.....	359
红包.....	364
小村怪妇.....	367
丘比特公司.....	372
监狱黑幕.....	390
密探.....	403



黄裙子

尼克躺在一棵茂密的橡树下，头很不舒服地枕在突起的树根上，黄豆一样大的汗珠顺着面颊往下淌。他的囚服裹在腰里，粘乎乎的。他在那儿躺了好几分钟，呼吸才逐渐正常。

他四处张望，想通过太阳来估计时间。那天早晨六点，他从囚犯劳动的地方逃出来。现在，他猜至少九、十点钟了。监狱里有人告诉他，有一条铁路从这片沼泽的北面经过，尼克相信了这话。他从一开始就是向北跑的，但是，他没有找到铁路。

他坐起身，背靠着树干，用袖子干的部分擦擦流到眼睛的汗水。他再次眯起眼睛，想判断出太阳的位置，但是，透过茂密的枝叶，他只看到一片片的蓝天。

他气愤地想，监狱里那个人说这儿有铁路，纯属瞎扯，真不该相信。不过，那老头说话时，好像挺认真的，不像是信口胡说。那个人就在这一带长大，在监狱的时间也比别的囚犯长。尼克在心里暗暗地骂娘。四年来，他在高墙里辛勤工作，任劳任怨，就是为了能调到墙外工作，以便借机逃跑，现在，他把事情弄砸了！全都因为那个老笨蛋！

他叹了口气，知道现在的形势对自己很不利。监狱方面一定已经在各处设立了哨卡，只要一发现他，就会立刻逮捕起来。如果他呆在沼泽不动，那么监狱的警卫们很快就会到这里来搜索他，一旦抓住他，他知道自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他们会把他带回监狱,关进一个矮小的牢房,把他饿个半死。然后再把他带到采石场,要么把他活活累死,要么让他一直干到刑满释放。现在,因为逃跑,他的刑期又延长了五年。他真恨死那个老家伙了。

他心力交瘁,倒头呼呼大睡起来。

尼克突然醒了,他似乎出于本能地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他警觉地睁开眼,发现附近站着一位女孩。

她很年轻,不超过十七岁,但是,她冷静地看着尼克,那样子非常老练。她穿着蓝色牛仔裤和短衬衫,站在二十英尺之外,她的眼中没有恐惧和不安,很镇定地看着尼克。

尼克抬起头,认真打量着她,控制着自己不要吓着对方。他可不想搞得这姑娘尖叫着逃出树林,让人以为他对姑娘做了什么非礼的事。正当他在考虑说什么才好时,那姑娘先开口了。“你一定就是那个逃犯,”她很漠然地说。“爸爸打电话给妈妈,说有个犯人逃走了,让我们留在家里,不要到外面来。”

尼克眨眨眼睛,舐舐嘴唇。

“你好像没有听他的话嘛,”他说,尽量使自己保持镇定,“你和逃犯在一起,他们不担心吗?”

“我才不管他们担不担心呢,”女孩傲慢地说,“我和我爸爸吵翻了,让他担心好了。”

“你在生你爸爸的气?”尼克问。

“这不关你的事。”女孩说。

“那倒是,”尼克点点头,然后慢慢地坐起来,勉强笑笑,“小姐,我这样子一定吓着你了吧?”

“没有,”少女严肃地说,“你的样子并不吓人。如果你洗个澡,换件衣服,那就跟普通人一样了。”

“谢谢,”尼克说,心里考虑着想怎么让这姑娘帮帮他。“你躺在树下干吗?”少女问道,“你为什么不继续跑,免得被他们抓到呢?”

“小姐,我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跑。我一直在找铁路,我本想跳上一列火车,离开这里,可是,我迷失了方向,找不到铁路。”

“我也觉得你搞错方向了,”少女告诉他,“铁路在镇的另一边,”她摇摇头,“现在找到也没有用了,一天只有一列货车通过,每天上午五点钟一班,所以,要赶上那班车可不容易。”

尼克舐舐嘴唇,估计自己能用多快的速度跑过去,抓住这姑娘。用她做人质,警卫们可能会听他的。

“你为什么不起来,找个地方躲一下?”少女厉声问道。

“没有可以藏身的地方,”尼克回答说,为了让她继续说话。

“我知道一个地方,”她说,她折下一枝野花,开始一瓣一瓣地扯下来。她并不看尼克,哼着歌,好像故意不理他。

尼克皱起眉头问道:“什么样的地方?”

“一个秘密地方,”她得意地说,“一个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地方。”

“那地方安全吗?”尼克脱口问道。“我可以躲到明天早晨火车来吗?”

“那地方非常安全,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那里躲一辈子,”姑娘回答说,“我不是告诉过你,我是惟一知道那地方的人。”

“离这儿有多远?”

“啊,不太远,”她含糊地回答说,“也不太近,要过一条小河,不然的话,狗会嗅到我们的气味的。”

“什么狗?”

“你不知道吗?他们要牵着几条狗来找你,”她很惊讶地说,“那是路克先生的三条狗,获得过冠军,只要有逃犯逃出来,他们就会带着这几条狗来搜索,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对狗的事一无所知。我到监狱外工作,才几个星期。”

两人都不说话了。尼克打量着这姑娘,不知道怎么做比较好,

人性的天性

是拿她当人质呢,还是让她帮助他?尼克相信她愿意帮助自己,否则她不会提到那个藏身之处。

“喂,”她终于开口问道,“你要不要我带你去看看那个地方?”

“当然要啊,”尼克小心地说,“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哎,你说话的口气就像我爸爸一样,”她尖刻地说,“我一定要有理由吗?我不能因为高兴而做一件事吗?”

“当然可以。”

“如果你想知道那个地方的话,最好快点跟我去,因为我的时间也不多了。”

她昂首阔步地走上一条通往沼泽深处的小路,尼克犹豫了一下,站了起来,默默地走了十分钟。他们先沿着一条小路走,然后拐进了另一条,每拐一次弯,似乎离沼泽中心更近些。尼克越来越困惑。他发现自己很快迷失了方向。他试着问那个姑娘。

“你的那个秘密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你会看到的,”她嘲弄地回答。

“还有多远?”

“不远了。”她说。

尼克只能默默地跟在她后面。

不久,他们来到一条河边,女孩弯下腰,脱掉鞋子,下了河,她走了几步,回过头,发现尼克仍然站在河边。

“喂,快点跟上,”她不耐烦地叫道,“你总不会是怕水吧?”尼克皱起眉头问:“水里有蛇吗?”

“当然没有。”

尼克连鞋也懒得脱,就下了水,来到女孩身边。女孩走到小河中央,然后向下游走去。

“这样狗就找不到我们了,”她得意地说。

他们继续向下游走了一会儿,然后,那女孩突然转过身,向对

面的河岸走去。上了岸,她走到一块草地上,在上面擦干脚,坐下来穿鞋。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做了什么,”她平静地问。

“我做了什么?”

“你犯了什么罪,才被送进监狱的?”少女问。

“哦,因为偷盗,”他说,他没有提到持枪抢劫、强奸等事,他不想让她害怕,最好让她同情自己,直到她没有利用价值为止。“你为什么和你爸爸吵架呢?”他转换话题说。

“因为他是个最固执的人,”她说。

尼克在她身边的草地坐下,倒出鞋里的水,问:“他在什么事上固执呢?”

“什么事上都固执!”她自以为是地说,“比如,镇上的服装店里有一条黄裙子,非常漂亮,售价五十元,我爸爸说太贵了,不愿给我买。”

“也许他没有钱,”尼克说。

“他有钱,”少女很肯定地说,“他是镇上的药剂师,惟一的药剂师。全镇医生的处方都由他来配,怎么会没有钱呢?”

“嗯,他有他的道理,”尼克说,“做父母的总有他们的道理。”

“他就是固执,”女孩从草地上站起来,开始沿着河边走,走了几步后,转过头催他:“喂,快点走啊!”

尼克吐了一口唾沫,站起身,跟着她走。他的两眼露出凶光,他不喜欢受人指挥。

他们又走了大约两分钟,然后进入一条小路,这条小路曲曲折折,但越走越宽,不久,他就可以与女孩并肩走了。来到一块空地时,女孩停下脚,用手一指。

“喏,就是这儿。”

尼克看看眼前这片空地,皱起眉头问道:“这儿是什么?”

“当然是你的藏身之地啊!”

人性的天性

“这里？”尼克说，“我就躲在这块空地上？”

“这正好表明这个地方多么合适，”她得意地说，“连你自己都看不出来！”

她走到空地中间，跪下，扒开一些松散的泥土，移走几块厚厚的青苔，露出了一道活门。

尼克走过去，好奇地看着那个活门。它是用木头做的，上面装着十字型的铁棍，门旁边有厚重的铁门栓，门栓滑到一个水泥凹处。尼克看到门栓上锈迹斑斑。他探头过去，看着下面的黑洞。

“这里过去是个藏脏物的地窖，”女孩告诉他，同时骄傲地补充说，“我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没有告诉过男朋友或女朋友？”尼克狡猾地问，“连你爸爸妈妈也没有告诉过？”

“当然没有，”她肯定地说，“从南北战争以来，除我之外，你可能是惟一知道的人。这儿以前可能是有钱人的避难所。”

尼克眯起眼睛，向洞里望去。“下面有些什么？”

“除了我存放的东西外，什么也没有，”她说，“两根蜡烛，一盒火柴。来吧，我带你看看。”

她沿着一个长满青苔的木梯下去。当她进入下面的黑暗中时，尼克听到她不耐烦地说：“嘿，下来啊！”

他非常痛恨她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四年来，他一直被人呼来唤去，他已经受够了。

他脚先踏在梯子顶的木板上，试试牢不牢。在他的体重下，梯子仍然显得很稳，他放心地走了下去。他到洞底时，火光一闪，原来那女孩在划火柴点蜡烛。她把蜡烛放在墙边一道天然的泥土架上，固定后，再拿第二根蜡烛去点。

她把第二根蜡烛递给尼克：“如果你想看，可以四处瞧瞧，其实也没什么可看的。”

尼克接过蜡烛，仔细查看地窖。它很小，很干燥，比上面的沼泽

凉快。他用手指摸摸墙壁,惊讶地发现墙非常坚固。

“这墙好像是水泥做的,”他自言自语道。

“顶上抹了水泥,好让活门更牢固,”她说,“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了。”

“我是注意到了,”尼克说,点点头,同时走到女孩和木梯之间,“现在怎么办?”

“你留在这儿,这是最安全的地方。我觉得,你必须在这里住三、四天,一直到大家认为你已经逃走了。他们停止搜索后,你再趁机溜到铁路边,搭车离开。”

尼克看看阴暗的地窖,说:“在这儿住三、四天,时间太长了。”

“那你为什么不回监狱呢?”女孩耸耸肩,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你要知道,你住不住这儿跟我并没有什么关系。”

尼克心想,我马上就要好好整整你!

“我吃什么呢?”他问。

“吃不存在问题,”女孩很自信地说,“我每天可以给你送一加仑水,带些三明治,以及其他你需要的东西。”

尼克把蜡烛放在架子上,斜倚在墙上,借着烛光,怀疑地看着女孩。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帮我。”

“你又来了,”她厌烦地说,“就像我爸爸一样,什么事都要有个理由!我不可以做我自己高兴做的事情吗?”

尼克摇摇头:“现在的人不会随便帮助别人的,除非他们有理由。”

“好吧,随你的便,”女孩一副撒手不管的样子,“我当然不会求你让我帮助你,如果你想走,那现在就走吧。”

说着,她向木梯走去。尼克立刻挡住她的去路。

“我没有理由相信你。”他说。

“天哪!”她气愤地叫起来,“我发现你在沼泽里,累得半死,我

好心带你找到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你却说你没有理由相信我!”

“你现在可以跑回镇上告发我。”尼克说。

“要告发你的话,你在河那边熟睡时,我就可以去告发了,”她提醒他说,“如果我不值得信任,我会这么费事地带你来这儿吗?”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尼克嘟嘟囔囔地说,“我不知道该不该信你的话。”

“你和我爸爸一样,”女孩气愤地说,转身对着墙,脸埋在臂弯里。“不论我做什么,都是错的!我真想找个地方,死掉算了!”说着,她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尼克不知所措地看着她。他简直希望自己没有遇见她。他知道,她是个有用的人质,但也可能是个很好的帮手,她说得对,如果她想出卖他,早就去报告了。

他考虑着眼前的处境:外面,监狱的警卫们在追捕他,铁路又在镇子的另一头,一天一班火车,而且凌晨五点才有。他看看地窖,这地方不错,是个休息的好地方,她每天还送来食物和水……

“好吧!”他突然说,“别哭了,我说那些话不是有心的。”

“你这个人,”她厉声指责道,“我帮了你忙,你别不相信我!”她哭得更伤心了。

“我是相信你的,瞧,”他说,离开木梯,让开道。“我这就让你走,就照你的意思去做,我们就照你的计划行事吧。别哭了。”

女孩抽泣了几声,站起来,问道:“你的话当真?你不准备伤害我了?”

“是的,我不伤害你,”他脑袋向木梯一摆,“去吧,上去吧!”

女孩急忙爬上木梯,到了地面。尼克从下面看着她抬起沉重的木门,准备盖上。

“顺便告诉你,”她对着下面地窖说,“你记不记得我说过的那件裙子?我爸爸不肯给我买的那件?五十块钱的那件?”

尼克抬起头,眯起眼睛说:“记得,怎么啦?”

女孩露出一个微笑,这是尼克见过的最邪恶的微笑。

“啊,告诉你,”她急急忙忙地说,“警方悬赏五十元,给逮到逃犯的人。通风报信而逮到逃犯,只给二十五元。我想那条裙子都快想疯了。”

尼克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看着门砰地一声关上。他听到门栓插上的声音,他知道,自己又成了囚犯。

人类的天性



人类的天性

戈德警官低头看那女人的尸体。她穿着睡衣，睡衣上披着一件蓝色法兰绒睡袍，躺在厨房地板上，全身扭曲。那个女人三十岁左右，一头棕发，由于头部被打破了，看不出长得是美还是丑。凶器是一根铅管，正放在她身边。厨房桌上有一个袋子，里面放着日常用品，后门开着。

“打电话叫拍照的来了吗？”戈德警官问站在身边的年轻警察威廉。

“叫了，警官，验尸官也找了。”

戈德警官转过身，回到前面的小客厅，死者的丈夫乔伊斯就在那里，双手在膝盖之间揉搓着。一位警察站在旁边，装作没有看见的样子。

“那根铅管，”戈德警官对死者的丈夫说，“是你们屋里的东西吗？”

乔伊斯三十多岁，长得很英俊，现在，他脸色苍白，显得非常悲伤。他看着警官，摇摇头说：“不是，我以前从没见过。”

“我想请你把上午发生的事再说一遍。”

“我和每个星期六上午一样，到市场去购买东西……”

“你购买东西？”

“我妻子在学校教了一星期课了，我……我想让她周末轻松轻松。”

“乔伊斯先生,你上班吗?”

“我?”他惊讶地说,“我推销保险,”停了一下,他又说,“如果你指的是她的工资的话,那我可没碰她的钱,我们靠我的收入生活。”

“那么她为什么要去教书呢?”

乔伊斯点点头,“她喜欢教书,我们结婚时,她不想放弃教师这一工作,我也没有勉强她。”说着,他叹了口气。

戈德点点头,“你星期六上午去买东西,接着呢?”

乔伊斯耸耸肩,低头看着地板,声音哽咽地说:“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我去市场,买了一星期的日常用品,开车回家,从后门进来,发现她……”

“知道是谁干的吗?”

他慢慢地摇摇头,“不知道。”

威廉插进来问:“你进过卧室吗?”

乔伊斯点点头,“进过,电话在那儿,我是在那儿给你们打的电话。”

“你碰了什么东西吗?”

“没有。”

威廉对戈德警官说:“卧室被洗劫一空,抽屉、五斗柜和衣橱都被翻过。”

戈德警官说:“你屋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乔伊斯先生?”

“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现金,只有两枚戒指值点……值个百把十块。”

拍照的来了,戈德和威廉领他去厨房,接着,验尸官也来了,他们带他到现场。

戈德回到死者的丈夫那里,问道:“乔伊斯先生,你是几点到市场去的?几点回来的?”

“我大约九点钟左右离开家,准确的时间记不清了。”

“那么,时间应该在八点五十和九点十分之间?”

人性的天性

“差不多。”

“回到家呢？”

“我没有注意，我走进来，看见她躺在那里，我的脑子全乱了。”

“你能说一个粗略的时间吗？”

乔伊斯想了想，“我想大约半小时前，我打电话报警，然后……”他抬起头，“等等，我记起来了。我结帐的时候，市场的钟是十点四十，五分钟搬东西上车，五分钟回到家，那么，我发现她的时间应该是十点五十分。”

“乔伊斯先生，你们结婚多久了？”

“到六月就整整十年了。”

“没有孩子？”

“没有。”

“你知道谁跟她有仇吗？”

“不可能，每个人都很喜欢她。”

“有没有亲戚？”

“她母亲、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住在西海岸。”

戈德警官回到厨房，验尸官告诉他，女人是被铅管击打致死的。拍照的说他已经拍完了，同时问警官，要不要他刷指纹。

“看看铅管上能不能找出指纹，”戈德警官说，“还有卧室抽屉，我知道五斗柜被翻弄过。”

威廉问道：“你相信房间被窃吗？”

戈德警官耸耸肩，“可能有人进来偷窃，可能是乔伊斯杀了她，伪造了被窃现场。也可能是别人杀了她，故意弄成这样。”说着，他转向验尸官，“你认为是什么人杀害了她？”

验尸官说，他不能妄加推论，说着，坐在厨房的桌子边填写表格。

现在，尸体是面朝上的，戈德警官对威廉说：“去找条被单来，把她盖上。”

女警察路易丝走进来,她是一个年轻漂亮的红发女郎,虽然年纪不大,但却很冷静老练,她是戈德警官的女儿。

“嘿,他们要我来检查一具尸体,”接着,她看到地上的尸体,便严肃地问:“是一桩凶杀案?”

戈德警官说:“宝贝,是凶杀案。”

路易丝蹲下来检查尸体的衣服时,戈德来到外面,打量着四周。房子坐落在一个小小的平房区,本身也是用砖头砌的平房,后面有一个车库,中间只有一条车道。乔伊斯的旅行车停在车库前面,距门廊有两步的距离,车后面还有两袋和厨房桌上一样的日常用品。

威廉走出来说:“铅管上没有指纹,看来五斗柜上也不会有,我们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没有证人的时候,我们一般就没有线索,”戈德警官叹了口气,走上门廊的台阶,“嗯,我想接下来就是查访附近邻居,看看有没有推销员、流浪汉之类的陌生人,了解一下乔伊斯家的情况,我想知道,乔伊斯是不是真的很悲伤。”

当他们走进屋时,尸体已经盖上了一条床单,路易丝告诉他们说,死者的结婚戒指和订婚戒指都不见了。

“路易丝,当你检查尸体的时候,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女性的直觉?”戈德警官问道。

她说:“如果你的意思是,我是否认为乔伊斯先生说的是真话,那我可不知道,我没有发现什么和他的说法矛盾的东西,也许事情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

戈德警官走进小卧室,拍照的工作人员一边收拾他的设备,一边摇着头说:“五斗柜上有些指纹,但是看上去像是女人的。”

戈德、威廉和乔伊斯走进卧室搜索,乔伊斯检查了各个抽屉,看看他妻子的钱包,发现里面没有钱,她柜子里的珠宝盒也不见了。